

CHINE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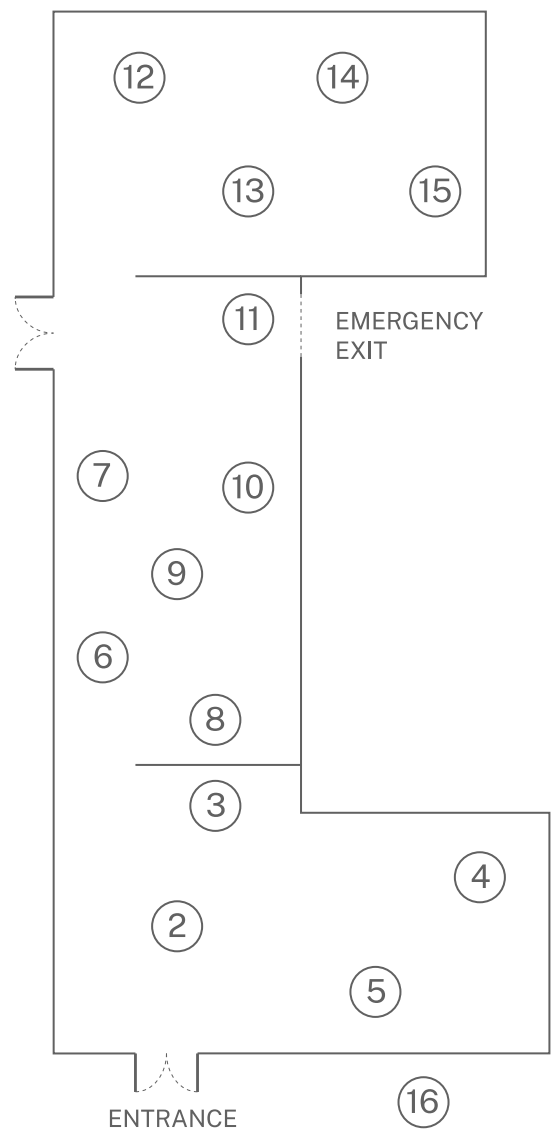
# YEE I-LANN

MANS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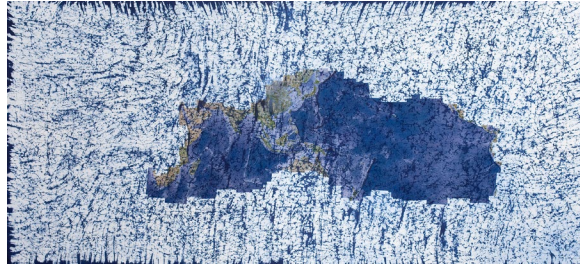
— ANSAU

4 DEC 24—23 MAR 25  
TANJONG PAGAR DISTRI PARK

- 1 引言
- 2 《流动的世界》
- 3 《地平线系列: 地平线》
- 4 《苏禄故事》
- 5 《大人物系列》
- 6 《描绘权力》
- 7 《测量计划》
- 8 《Tukad Kad序列 #01》
- 9 《压平盒子》
- 10 《垫子/桌子/塑料》
- 11 《“Mansau-Ansau”图案》
- 12 《“来自外面的问候”》
- 13 《白色垫子》
- 14 《七头鸟头拉兰道帽》
- 15 《庞基斯》
- 16 《Kerbau》



“Mansau-Ansau”在沙巴杜顺语和卡达山语中的意思是“走啊走”或没有预定目的地的旅行,人们在这种有可能迷路的游荡行为中往往也会发现新的目的地。它也是沙巴艺术家于一兰 (Yee I-Lann) 和她的合作伙伴—来自根地咬的朱丽塔·库林汀 (Julitah Kulinting)、莉莉·纳明 (Lili Naming) 和沙里赞·宾·朱因 (Shahrizan Bin Juin) 所创作的编织图案的名称。编织通常指将线等材料重复交错排列,然而,这种新的“mansau-ansau”图案挑战并突破了这一定义的公式化限制。“Mansau-Ansau”作为展览标题,延伸出对框架、路线和边界的重新定位,呼吁人们以好奇心关注当下,拥抱自己的道路和节奏。



## 《流动的世界》

2010

直接数码 Mimaki 喷墨打印, 带酸性染料蜡染裂纹效果,  
日本天然靛蓝染色在100% 真丝斜纹布上

新加坡美术馆馆藏

《流动的世界》是一幅以东南亚为中心的海上地图,采用谷歌地图存档的卫星图像制作而成。它展示了该地区人民周游四海的历史及其国际影响。这片水域曾多次被尝试定义和分割--从帝国扩张的航行和殖民行为到当代的国家边界主权和海洋争端。矛盾的是,这种竞争和斗争的空间实际上包涵着对归属感和家的感觉的一种追求。蜡染效果源于一种防止染料吸收的蜡防染法,染料在蜡染过程中会在蜡的裂缝和缝隙中流动和重新流动。《流动的世界》”以重新想象为目的,提醒人们地理分配的本质是可变的,就像染料通过蜡层的裂缝是随机产生且不固定的一样。



## 《地平线系列: 地平线》

2003

档案级颜料喷墨打印在爱普生高级光泽照片纸上

艺术家私藏

地平线是随着观察者的位置和视角而不断变化的视线。它环绕并延伸至视线所及之处,但当你靠近时,它又会后退。它以不变的姿态将天空、海洋和陆地一分为二,绵延不绝,令人着迷,即使它将你钉在原地,让你无法离开。2003年,于一兰在南澳大利亚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驻留创作,在此期间她创作了《地平线系列》,并写下了这段文字:

“我喜欢开阔的沙漠。我喜欢如此广阔的空间。我喜欢将目光延伸到远方,我的视线也没有被树木、建筑或山丘阻挡。我喜欢那越看越沉重的辽阔天空,它带着宇宙所有的知识和可能性,轻轻地拥抱着我。我爱地球的圆盘,那环绕着我、标记着我并将我置于此地的地平线。就在这个点上。就在这里。我喜欢拥有视角。我是宇宙的中心,这便是我的证据,一切都源于我。我能看到它,它是真实的;确实如此。

然后我迈出一步,一切都变了,地平线随着我移动,用它的连续线缠着我又躲着我;它若即若离,让我窒息。它戏弄我、质疑我、挑战我,而我的位置、我的视角总是在变化,结果我在这个不让我思考、不让我做自己的圆盘中心点上迷失了、不确定了、困惑了,它。天空与地平线一起封住了我的逃遁之路,它们既连接又分离。它否定了自己的存在,也否定了我的存在。我没有自己的存在。这一切都是幻觉,它不真实,但它依然真实。”

于一兰在2003年南澳大利亚驻留期间完成的文章

Yee I-Lann, "Horizon," in *Fluid World* eds. Beverly Yong and Adeline Ooi (Kuala Lumpur: Valentine Willie Fine Art, 2010), 69.

## 《苏禄故事》

2005

档案级颜料喷墨打印在爱普生高级光泽照片纸上

新加坡美术馆馆藏

地理上的接近性使得旅行成为可能,加上政治和历史的潮流,形成了将沙巴与菲律宾南部紧密连接的可见和不可见的线。这片共享的海景是一个充满故事的空间,艺术家的视觉模型就是从这里浮现出来的。她使用数字拼贴技术将她拍摄的海洋和天空的照片与从档案馆和图书馆(马尼拉的菲律宾遗产图书馆、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沙巴州博物馆和沙巴州档案馆)收集的图像和信息结合在一起。在这片广阔的空间上,层叠着海上游牧民族和原住民的神话和想象、殖民征服期间和当代政治操作中的冲突与联盟,以及野生动物的象征与本质,所有这些都与地平线所固定,这条地平线既揭示又隐藏了这条共同水线以上和以下的一切事物。



## *Barangay*

在他加禄语中，“barangay”指的是菲律宾最小的地方政府单位，也用来指一个小社区。这个词的来源是“balangay”，意思是“船”。这个图像由苏禄海中(科伦岛和巴拉望岛附近)的多个岛屿形象拼接而成。

马农古尔洞穴(Manunggul Cave)发现的马农古尔瓮棺(Manunggul Jar), 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 710年至890 年。陪葬罐盖子上的人形代表亡者灵魂, 他们正乘着死亡之舟驶向来世。



## *Awn Hambuuk Sultan*

“Awn Hambuuk Sultan”在陶苏格语中翻译为“从前有一位国王”。陶苏格指的是苏禄群岛中最大的伊斯兰化群体, 他们的名字意为“潮流中的人”。

“Aku, bay ku ntuu jaga luma”是马蓬语, 意思是“我, 我一直在这里, 看门人”。马蓬语属于南岛民族的萨马巴瑶(Sama-Bajaw[Bajau])语系, 该地区的许多南岛民族都曾隶属于苏禄苏丹国-一个非常成功的贸易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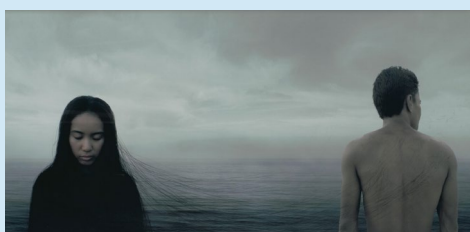
西班牙人建造的霍洛围城是世界上最小的围城,也是菲律宾苏禄省的首府。陶苏格人(西班牙人也称他们为摩洛哥人或摩尔人)对西班牙占领霍洛持敌对态度,因此西班牙当局在他们称为“*Intramuros*”(意为“禁止摩尔人进入”)的定居点周围修建了一道城墙,后来它被称为霍洛围城。



### 《群岛》

照片中的苏丹贾马鲁尔·基拉姆二世(Sultan Jamalul Kiram II)是1899年《贝茨协议》的签署人之一。贝茨指的是指约翰·贝茨准将。这项协议旨在承认美国对苏禄的主权,以取代西班牙在美西战争后的统治。

这棵雨树(学名:*samanea saman*)摄于马尼拉大都会的马尼拉美军公墓。这种树原产于南美洲,现已在整个东印度群岛广泛传播并成为归化树种。



### 《地图》

这位妇女自称是巴瑶卡加延人(Bajau Kagayan)(在菲律宾也被称为“Sama Mapun”人)。于一兰是在山打根的“Kampung Buli Sim Sim”为她拍摄此照片。

这名男子自称为苏禄人(在菲律宾又称陶苏格人)。于一兰是在马来西亚与菲律宾边境的“Pulau Selingan”为他拍摄此照片。

于一兰把镜头朝向菲律宾,拍下了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边境附近的苏禄海。



### 《边缘》

1996年,马来西亚政府和菲律宾政府在马尼拉签署《海龟岛遗产保护区协定》,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跨境海龟保护区。该协议覆盖苏禄海龟岛链所有九个岛屿周围的海域,包括苏禄海中菲律宾的六个岛屿和马来西亚的三个岛屿。

这些水泥柱是在甲米地省巴科尔湾的海面上拍摄的。甲米地也是1898年菲律宾革命政府签署《菲律宾独立宣言》的地点。然而,当年的美国和西班牙均不承认该宣言。

图中的绿背龟(绿海龟,学名:chelonia mydas)是一种濒危物种,但在苏禄海仍然相当常见。雌性绿海龟大约在30岁时开始繁殖,并返回它们孵化的海滩产卵。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些古老的生物会回到它们出生的海滩产卵,它们的导航能力似乎出自身上自带的指南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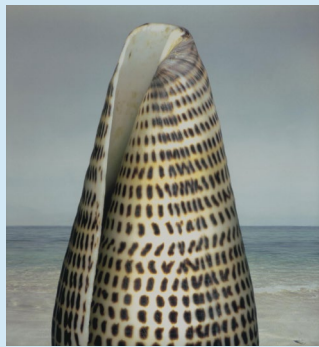




## Sarang

“Sarang”在马来语中翻译为“巢、蜘蛛网或穴”。

众所周知,巨蜥 (bayawak或 biawak) 会捕食刚孵出来的小海龟。巨蜥会用尾巴寻找海龟巢穴,并用前腿挖掘龟蛋。



## 《贝壳》

于一兰在苏禄海科伦岛发现的字母玉螺 (学名: *conus litteratus*), 长约120 毫米。



## Sarung

“Sarung”或“Sarong”在马来语中具有“鞘”或“套”的意思,指的是东南亚常见的传统服装,由一块长方形布料裹着下半身,男女皆可穿着。“Sarung”也指保护武器的鞘,如马来短剑的护套。

几个世纪以来,价值极高的中国龙纹罐是苏禄和婆罗洲地区广泛交易的商品。这种罐子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还在许多社群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和精神作用。它们常被用作发酵容器、殡葬罐以及储存食物和水的器皿。



## 《置地广场》

置地广场是菲律宾的一家连锁百货公司。于一兰从置地广场购买了瓶中微型风帆船旅游纪念品。条形码来自一个纪念品。

“Vinta”是一种吃水较浅的小帆船,通常配有用于增加稳定性的舷外托架以及挂有彩色条纹帆的中央桅杆。陶苏格族群经常使用这种小帆船在群岛内短距离运送人员和货物。“Vinta”逐渐成为苏禄省的象征。

图片名为“霍洛附近的土著部落”(A tribe of natives near Jolo),由美国海岸与大地测量局(US Coast & Geodetic Survey, C&GS)伦纳德·约翰逊中尉(Lieutenant (j.g.) Leonard Johnson)于1926年拍摄,

可在美国商务部、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历史海岸与大地测量局 (C&GS Collection) 的“菲律宾群岛/海岸景观土著文化”类别下找到。



### 《克里斯之歌》

这幅题为“贾马鲁尔·基拉姆二世, 1903年” (Jamalul Kiram II 1903) 的图片出自 Dionisio Encinas 的《棉兰老岛和苏禄群岛的摩洛人》 (Moros as seen in Mindanao and the Sulu Archipelago)。此书于 1903 年出版, 现由菲律宾文化遗产图书馆收藏。图片附有以下文字: “图为苏禄苏丹与一名助手在 1903 年参加和平会议后的合影。和平会议在当年曾举行数次, 主要讨论了对棉兰老岛土著征收 Cedula 税的问题。当地人对成年男子需支付 2 比索获取登记证的规定表示不满, 并公开反对。那一年, 美军和穆斯林之间爆发了战壕战。”

萨里马诺克 (sarimanok) 是传说中的鸟, 貌似公鸡, 喙或爪子上挂着一条鱼, 在古代土著文化中, 它象征着爱、好运和沟通, 同时被视为人间和天堂之间的调解者。

图中的“lepa-lepa”船来自沙巴博物馆的藏品。这种小型船屋常见于传统游牧海上民族, 如苏禄海的巴瑶族和萨马族。

“Keris”、“kris”或“kalis”是一种类似匕首的短剑, 呈非对称形状, 在马来群岛随处可见。尽管存在一些地区差异, 但作为物品, 它们都具有强大的、特定社群的文化和精神意义, 并与灵界有联系。传统上, 男人出门都要带上这种匕首。



## 《正午》

这张 摄于1925 年的图片来自美国商务部、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历史海岸与大地测量局 (C&GS) 的收藏,属于“菲律宾/旅客”类别,并附有以下文字:“干蠢事-科尼利厄斯·米尼 (Cornelius Meaney) 上演打斗闹剧--有时变成真的流血事件。1941 年, C&GS 的一名军官就曾被一名挥舞着Bolo大砍刀的刺客打成重伤。偶尔,来自北方的基督教船员会在穆斯林南部失踪”。(图片来源:C&GS 乔治·L·安德森上尉家族)。

《正午》(High Noon) 是一部美国西部“牛仔”电影,由弗雷德·金尼曼 (Fred Zinnemann) 执导,加里·库珀 (Gary Cooper) 主演,于 1952 年上映。



## 《兄弟情谊》

卡扎菲上校, 1969 年至 2011 年期间的利比亚领导人。

陶苏格族人敦·穆斯塔法 (Tun Datu Haji Mustapha bin Datu Harun) 与苏禄苏丹国具有远亲关系, 他是1963年至1965 年期间的首任沙巴州州长, 并在1967年至1975 年期间担任首席部长。

卡扎菲上校和穆斯塔法 (Tun Mustapha) 合作, 是班沙摩洛人民解放军 (Bangsa Moro People Liberation Army) 武器、资金和培训的主要来源,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 (Ferdinand Marcos) 于1972年实施戒严后不久之后, 摩洛民族解放阵线 (MNLF) 宣告成立, 成为1970年代积极支持穆斯林棉兰老岛独立运动的武装组织, 其军事分支为邦萨摩洛人民解放军 (Bangsa Moro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 《卡劳伊特的 Ch' i-lin》

费迪南德·马科斯 (Ferdinand Marcos) 是菲律宾的第十任总统, 从 1965 年到 1986 年连任三届。伊梅尔达·马科斯是马科斯的妻子, 也是他们政治生活中的伙伴。

卡劳伊特岛是巴拉望岛西北部的一个岛屿。1977 年, 为响应国际呼吁, 以行动拯救濒临灭绝的非洲动物免受战争和干旱之苦, 萨尔瓦多号将一船来自肯尼亚的非洲草原动物运到该岛, 被迁移的动物有长颈鹿、斑马和各种羚羊, 其中包括黑斑羚、瞪羚、大羚羊、水羚、灌丛羚和转角牛羚。这些动物被安置在占地 3700 公顷的卡劳伊特岛野生动物保护区。居住在这些岛屿上的土著塔格巴努亚 (Tagbanua) 人也被重新安置。

旅人蕉 (学名: *ravenala madagascariensis*) 原产于马达加斯加。

## 《大人物系列》

2010

直接数码 Mimaki 喷墨打印, 带酸性染料, 蜡染, Remazol 快速盐染色在 100% 真丝斜纹布上

新加坡美术馆馆藏

在东南亚, “orang besar” 指的是拥有财富和社会政治影响力的大人物。他们的崇高地位往往是由于他人放弃了劳动和权力以换取安全和福祉, 而这种现象会不断重复, 越演越烈。

“Kain panjang” (长布) 的穿着比“kain sarong” (类似长筒裙的纱笼) 更正式, 因为穿上它时, 腰部到脚踝都会被紧紧包裹, 这种具有束缚感的款式对工人阶级来说不太实用。此外, 纱笼通常比“Kain panjang” 来得短, 而且可能带有“kepala” (头部) 的设计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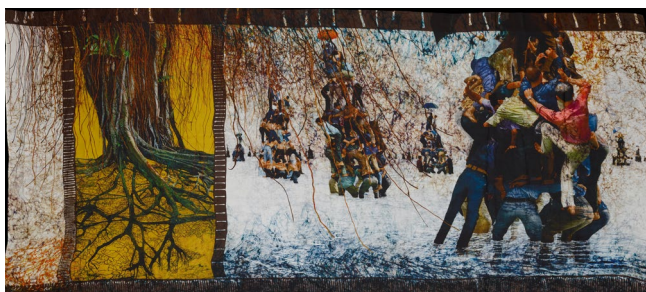
作品结合了上述两种服装的特点, 对过去和现代社会中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评论, 并借用该地区常见植物的特色进一步说明问题: “寄生” 的半附生榕树依赖寄主树, 同时为其他生物提供庇护; “娇气” 的含羞草 (pokok semalu, 害羞的植物), 其敏感的叶子在受到触碰时会折叠和闭合; 以及 “食肉” 的猪笼草, 它用花蜜吸引猎物, 然后将其吞噬。



《大人物系列:以猪笼草起头之长布》



《大人物系列:以含羞草起头之长布》



《大人物系列:以树根起头之长布》



## 《描绘权力》和《测量计划》

于一兰的主要视觉媒介是摄影,尽管她并不总是亲自掌镜。艺术家将自己称为照片的“读者”而非“作者”,这让我们意识到摄影行为的解读和框架,以及其在被拍摄对象之外的意义和作用。于一兰经常使用现成的图像,并通过拼贴保留图像的痕迹和起源,以及它们的时间感。她的数字拼贴作品通过重新构建和颠倒视觉和语义关系及层次,提出了新的叙事和可能性。

左图:

### 《描绘权力》

2013

使用哈内姆勒摄影纯棉超平滑高级艺术纸(310克),进行艺术微喷(Giclée)打印

新加坡美术馆馆藏

《描绘权力》利用阿姆斯特丹热带博物馆(Tropenmuseum)的档案,通过行政、管治和教育的平凡性和普遍性,揭示了马来亚殖民暴力的历史。一个人的穿着、坐姿或蹲姿,以及所能使用的工具,都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一个人,塑造着他们的人生观,进而塑造着他们的世界。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描绘权力: 在这里,人们偷偷地进行侦察以收集观点,并将这些观点定格,使其反映出自己同类的特征》



《描绘权力:在这里,人们以知识的名义衡量一切,为其命名,并将其公之于众。并将其公之于众,从而宣称对其拥有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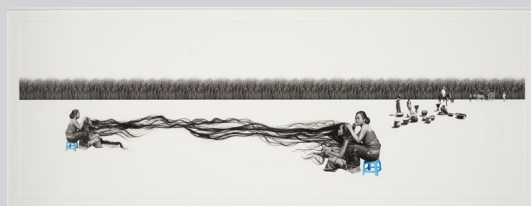
《描绘权力:在这里,人们带着政治同情点头表示理解,并说,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我只是来助你自助》



《描绘权力:在这里,人们将数据转化为资产并记录在索引中,然后就如现在以老板自居的你那样管理一切》



《描绘权力:在这里,人们赢得了无辜者的心灵和思想,并向他们传授他们应该学习的知识》



《描绘权力:在这里,人们塑造文化代码,即人类的崇高事业,从而使其各得其所》



《描绘权力:在这里,人们将如何看待掠夺、土地和劳动的方式交出去,从而在开脱罪责中建立起共谋关系;你们现在是同谋》



《描绘权力:在这里,人们的遗产得到了完整的循环,并假定你也可以在自己的欢乐冒险游戏中剥削、征服和并自我膨胀》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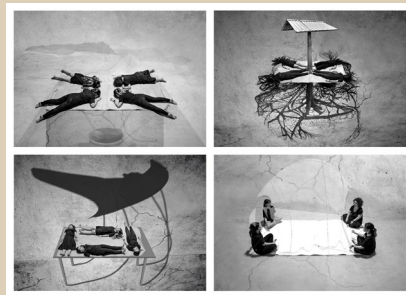
## 《测量计划：第一至第七章》

2021-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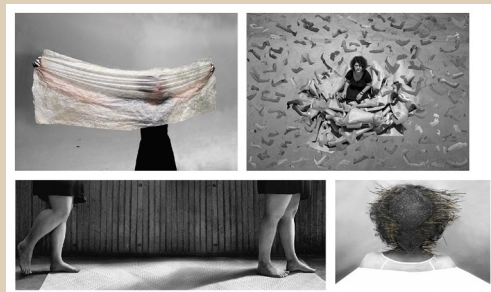
使用哈内姆勒摄影高级艺术纸进行数码喷墨颜料打印 (Giclée)

新加坡美术馆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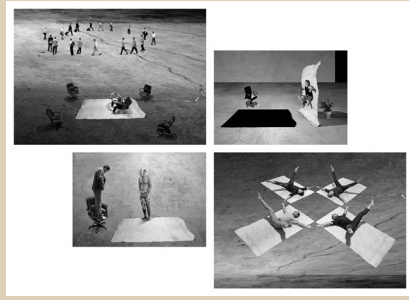
在《描绘权力》问世十年之后,《测量计划》以编织席的形式提供了一种反殖民主义的解药,它以平等相待为本,并以地面为依归。在促使人们重新看待和学习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测量计划》唤起并连接了祖先的知识和他们的社群,从而在身体从椅子到垫子的重新调整中轻松地提出新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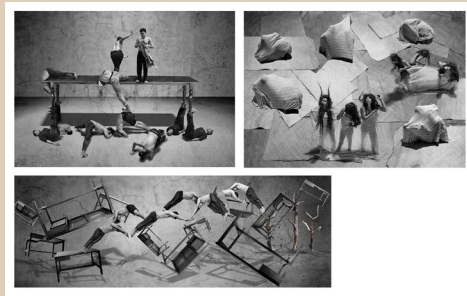
## 《测量计划：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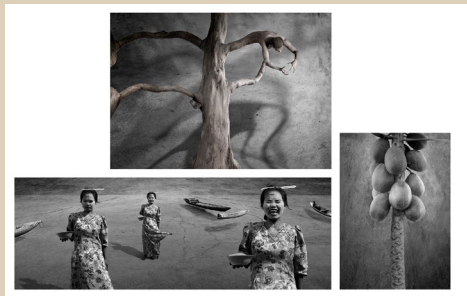
## 《测量计划：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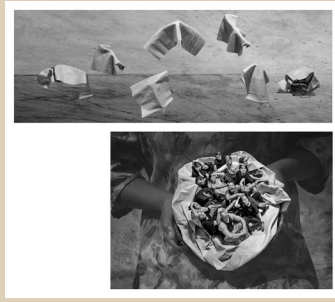
《测量计划：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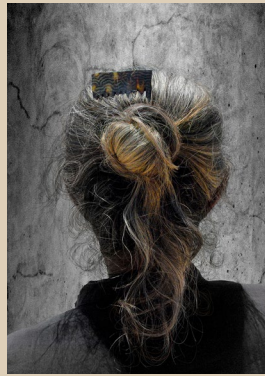
《测量计划：第四章》



《测量计划：第五章》



《测量计划：第六章》



《测量计划：第七章》



## 《Tukad Kad序列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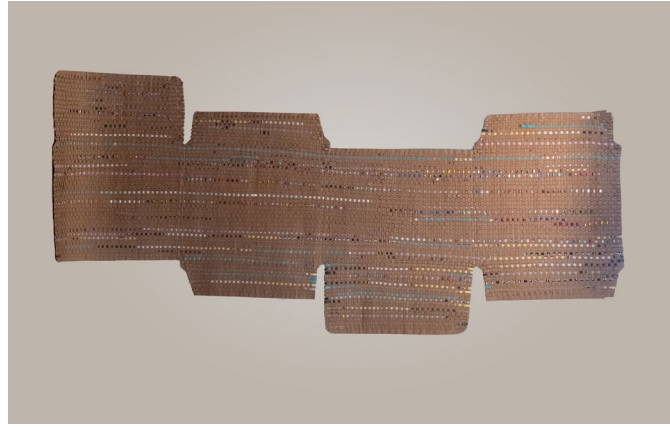
由Dusun Minokok编织者Julitah Kulinting、S Narty Raitom、Julia Ginasius 和 Zaitun Raitom 在根地咬的Batu Lunguyan 进行编织

2021

劈开的竹篾、“Kayu Obol”黑色天然染料、哑光密封胶

艺术家私藏

“Tukad kad”在杜顺语和穆鲁特语中指的是一种基本的阶梯式样。它还指口腔顶部呈峭状的部位,在热度或酸度高的情况下,舌头可以明显感觉此隆起部位。通过调整这种密铺图案,可以衍生出几何图像和图案,例如在这件作品中呈现带有透镜效应的百叶窗图像。这一建筑特征让艺术家回忆起儿时的卧室并唤起对家的记忆,同时在功能上体现了在建筑物外部和内部之间调节空气和热量的作用。作品中描绘的桌子是艺术家自己的桌子,它就像卡达山语中代表“虫子”的“guik”一样翻腾不安,并承载了艺术家对祖母曾经警告她不许赤脚在户外玩耍的回忆,同时藉由“guik”字面上具有挖掘行为的含义,联想到对祖先和隐秘知识的发掘。这是“Tukad kad”系列的第一件作品,在该系列中,编织变成像素,用于新形式和空间的创造,包括图像和概念。



## 《压平盒子》

古打毛律Pertubuhan Wanita Kampung Song-Song (WANIS)协会成员负责编织, 主导者: Salinah binti Bakri, 编织者: Dyg. Hamidah binti Abdul Ghani、Fauzi@Fauzimah binti Stoh、Noraini binti Ati、Nurhakimi bin Haiman、Nuriani binti Seri、Salbiah binti Lokman、Serbiah binti Preeh, 现场协调:Tressie Yap。

2024

废纸箱、铝制饮料罐、铝带条

艺术家私藏





## 《垫子/桌子/塑料》

编织者：Aisyah Binti Ebrahim, Alini Binti Aniratih, Alisyah Binti Ebrahim, Ardih Binti Belasani, Darwisa Binti Omar, Dayang Binti Tularan, Dela Binti Aniratih, Endik Binti Arpid, Erna Binti Tekki, Fazlan Bin Tularan, Kinnuhong Gundasali, Kuoh Binti Enjahali, Luisa Binti Ebrahim, Makcik Lukkop Belatan, Makcik Siti Aturdaya, Malaya Binti Anggah, Ninna Binti Mursid, Noraidah Jabarah (Kak Budi), Roziah Binti Jalalid, Sabiyana Binti Belasani, Sanah Belasani, Tasya Binti Tularan, 和 Venice Foo Chau Xhien

2023

奥马达尔岛

Bajau Sama Dilaut 传统菠萝麻编织、商业化学染料、收集的塑料废物

艺术家私藏

马来语中的“meja”（桌子）源于葡萄牙语中的“mesa”。16世纪时期，“meja”从外国传入。另一方面，“tikar”或编织席在整个努桑塔拉群岛都占有一席之地，它拥有不同的俗称和历史上熟悉的家庭和社会功能。“Tikar”用于坐、卧、用餐和埋葬，它的形态被“消耗”和压平后，成为纯粹的轮廓和影子，它便以这种方式挑战着桌子的形式。Bajau Sama DiLaut社群编织，他们将传统与现代图案相结合，并采用了现今材料，如收集被冲到沙巴海岸的消费塑料垃圾。这些垫子由妇女和她们的女儿们编织而成，既象征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体现了当代的创新。它们的传承也突显了属于无国籍沿海社群的手工艺和原住民知识的脆弱性—即使在后殖民时代，这些无国籍沿海社群在行政上依然被视为隐形的。



## 《“Mansau-Ansau”图案》

编织者: 莉莉·纳明 (Lili Naming) 和沙里赞·宾·朱因 (Shahrizan Bin Juin)

2024

劈开的竹篾 (学名: *Schizostachyum pilosum* S.Dransf.) 编织, Multifilla 亚光密封胶

艺术家私藏

“Mansau-Ansau”是 于一兰和她的合作伙伴—来自根地咬的朱丽塔·库林汀 (Julitah Kulinting)、莉莉·纳明 (Lili Naming) 和沙里赞·宾·朱因 (Shahrizan Bin Juin) 于 2018 年创作的编织物名称。他们在探索图案的过程中, 试图创造出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新风格, 这种风格会不断改变其轨迹, 最终在放弃意图、任由图案出现后取得成功。在杜顺语和卡达山语中, “mansau-ansau”一词的意思是“像游牧民族一样游荡”, 只有在找到路径之后, 才能观察到它的行迹, 就像在这幅编织作品中实现的那样。

## 《庞基斯》,《“来自外面的问候”》,《白色垫子》

阶梯编织“Tukad kad”的名字来源于人的口腔顶部呈峭状的部位,在高温或酸性条件下,舌头可以明显感觉此隆起部位。在视频作品《庞基斯》中,这个触发点和作为我们身体入口的口腔都得到了关注。“庞基斯”一词指的是沙巴州穆鲁特勇士的呐喊,用来召集族群、宣告胜利,甚至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庞基斯》收录了沙巴Tagaps Dance Theatre的表演,该舞团将传统和现代动作结合在一起,伴随动作的是勇士的呐喊声的声音,舞者则戴着穆鲁特拉兰道(lalandau)丛林帽。按照传统,帽子上的尖顶代表丛林中的树木,上面装饰着拉兰道鸟或雉的羽毛。然而,当人们反向聆听战士们的战歌时,它们就像天幕一样连接在一起,其催眠般的声音也回到身体里。

声音和记忆也在卡拉 OK 的怀抱中连接在一起。《“来自外面的问候”》集合了流行于不同社群和民族的歌曲,相信人们看到歌词时,忍不住会跟着唱起来。

最后展示的这件《白色垫子》是一张没有任何装饰的垫子,它也是举行各种仪式的空间。这里举行的仪式是“kenduri”(聚会),且让我们邀请您入座。





## 《七头鸟头拉兰道帽》

编织:Lili Naming、Siat Yanau、Shahrizan Bin Juin

2020

劈开的竹箴编织,“Kayu Obol”黑色天然染料,哑光密封胶

新加坡私人收藏

## 《庞基斯》

编织者:Lili Naming、Siat Yanau、Shahrizan Bin Juin。编舞者: Mohd Azizan Danial Bin Abdullah;舞者: Jay Adner James、Carey Didier Chin、Mohd Hairul Azman Peter、Addam Jesley、Shahhijjaz Khan、Mohd Nazri Adam、Earl Steiner (Tagaps Dance Theatre)。摄影: Al Hanafi Juhar; 灯光: Candy Yik (Huntwo Studios)。地点: The Factory @ Inanam

2021

视频, 单通道, 9分30秒

新加坡美术馆馆藏



## 《Kerbau》

2007

艺术家私藏

在东南亚,水牛让人联想到过去的农耕生活和人们的生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水牛的身影变得越来越稀少,历史上的“驮兽”逐渐与消极情感色彩和怀旧的田园生活联系在一起。然而,在一兰的这件名为“Kerbau”的作品中,当代水牛却顽固而积极地争取空间和街道—它们的“草根”。艺术家通过对水牛们集体聚会的描绘,庆祝它们的强大力量和意志。